

品作的會社獻寶身現，「愛類人」生先子陳島中情同

說 小 世 警

作可  
家  
庭  
的  
楷  
模

鏡 之 誤 錯

作可  
自  
勵  
的  
寶  
筏

「篇己克」集初

物刊的勵互世與，點誤錯之想感及，歷經述自是

物刊的能本力努，化文德道倡提，代時助互類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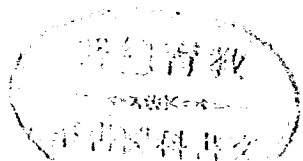
有 附 內 刊

「詩家」，的訓垂嚴莊，「賦人大」的言寓諧談

「書素」本秘，的良張授人老上圮，章文的世經道王

人 作 著

京北於著氏郎一金卯民平國民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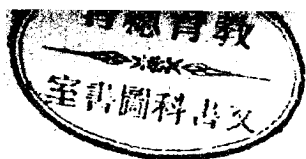


# 重刊預告

初集(克己篇)續集(復禮篇)  
(約在七月中全稿付刊)

1. 歡迎 各界批評文字 光寵重刊
2. 希望 主管文化 征稅機關 賜予指導 以便遵循
3. 補充 睦隣親鄉 家族美德 資料與感想分刊初續兩集發行
4. 提倡 我國文藝 增刊家父母寫意工筆各畫品及古法刺綉品之  
影印

5. 現刊無多 意在崑呈 當政輿流及我 友好請求批評 賜予推  
銷 惠助籌印基金 以資全稿付梓 敬擬刊列台銜贈奉全刊  
籍酬贊助盛意



# 錯誤之鏡初集目錄

我著錯誤之鏡的開場白

謹錄先祖伯垂訓詩兩首

附錄小兒祝余壽詩兩首

插篇

宋人張商英撰「素書」序

張良用素書之一二已足輔劉邦治天下

爲錯誤之鏡自紀身世並告

國人書

宜步新民須明大義

插篇

秦隱士黃石公素書

原始章

言道不可以無始

談諧 寓言「大人賦」自序

言一黨治國之弊頌王道新民之樂

插篇

素書

正道章

言道不可以非正

通啓

爲求

老宣先生斧削「大人賦」並求鑒宥微忱惠賜批評以光重刊

頁數

1  
.....  
2

2  
.....  
3

2  
.....  
3

4  
.....  
5

6  
.....  
7

7  
.....  
9

9  
.....  
11

12  
.....  
12

12  
.....  
14

插篇

素書

求人之志章

言志不可  
以妄求

14  
……  
15

我述錯誤的前因後果

錯誤起點是由於依賴致受環境支配  
補救之方是拋去依賴努力支配環境

16  
……  
25

插篇

素書

本德宗道章

言本宗不可  
以離道德

26  
……  
27

迷信貽奇兆異之錯誤

附述見解以正一切  
形式上之信仰

27  
……  
31

身受基本教育之錯誤

以致目斜眼病附糾正  
及蒙養兒童之感想

32  
……  
39

插篇

素書

遵義章

言遵而行之者  
義也

39  
……  
42

種種奇怪戀愛之錯誤

附述糾正之感想及男女  
婚配與妻妾之我見

43  
……  
61

插篇

素書

安禮章

言安而履  
之謂禮

61  
……  
65

初集附刊贅言

身困心奮能囚首著述係得力於素書及  
宋介先生一為智識階級進一言一所感化

66  
……  
66

## 我著「錯誤之鏡」的開場白

小子幸而投生於詩書門第。得能勉承祖範。稍識文字。不幸托跡於世代游宦，而又風尚豪邁之家庭。至使耳濡目染，長成一種奢侈不檢之習慣。又不幸身爲獨子。自幼既受家庭溺愛。及長又感親友囑揚。於不知不覺之中，養成依勢賴產，不務本能之心理。所幸在年將弱冠之時。得承先伯嚴訓。於家塾受經，克歷漢口中學，卒業於北京法政專科。深悔方知悛悟。卽入仕途。身感環境支配，未得再事深造。降至今日。徒勞半世。家益式微。以至現因此間。鄉產又難爲濟。一家三代。南北分居。上貽白髮之憂。下失黃牙之教。正在痛溯往事之際。會於報紙，獲見宋介先生，累告吾人，勿自頹廢。以及中島陳子先生的「人類愛」，各種言論，鼓起小子勇氣。毅

然思集——一身之經過，編成錯誤之鏡。公之於世，籍以互勉自勵。又妄作時代之感想。雜寓詼諧筆墨。並選宋人張商英所撰「素書」序一篇。及黃石公圯上授給張良，王道經世的文章，「素書」六篇。分插本刊各頁。貢獻閱者，借以調劑老生常談之枯燥。然以鄙著「大人賦」一文，兼述小子處境。含有借文求助之意。雖云勢之所趨，或遭士林敗類之譏。更由先人遺著，「黃溪書屋吟草」，「桂海集」內。謹錄先祖先伯垂訓詩各一首。連同小兒去歲祝余壽詩兩則。附入刊內，以明寒況。惟小子一身不德。詩文均非所能。今錄寒門數代之作，合陳君子鑒正，兼誌吾過云耳。卯金一郎自白於北京西單報子街甲字四十七號斗室。

謹錄先祖垂示父輩詩一首

原詩錄自先祖雨亭公遺著黃溪書屋吟草  
第三册

六經文字是根莖 花樣隨心未有涯 偏尙性靈卑粉飾

爲求新穎雜詼諧 千秋事業虛名誤 一世吟哦幾句佳

寄語兒孫休覆瓿 湖山鴻爪認磨崖

### 謹錄先伯垂示先兄曼若詩一首

原詩錄自先伯若生公遺著桂海集第一册

爾祖年華豆六時 治河治賦大名垂 慙余作客終無補 探取歸囊

剩有詩 晚季謀生關隘險 稚孩好學鳳麟奇 門闌高大由先德

勿替傳經是厚期 按傳經二字是寒舍堂名

### 附錄 大小兒 祝余壽詩兩則

居身或南北 子女二四六 按余兩婦生有二男四女 一一細栽培 都是大人福

又

兒孫美好上人修 上人康健兒孫求 壽比南山松不老 福如東海

水長流

宋朝張商英天覺撰「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 按前漢列傳 黃石公圯橋授子房素書 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 晉亂有盜發子房塚 於玉枕中獲此書 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 上有秘戒 不許傳於 不道 不神 不聖 不賢之人 若非其人 必受其殃 得人不傳亦受其殃 嗚呼 其慎重如此 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 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 後五百餘年 而盜獲之 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 然其傳者 只黃石公之言耳 而公之意 其可以言盡哉 余竊嘗評之 天人之道 未嘗不相爲用 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 欽若昊天 舜齊七政 禹叙九籌 傳說陳天道 文王重八卦 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 又立三公 以變理陰陽 孔子欲無言 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 宇宙在乎手 萬物生乎身 道至於此 則鬼神變化 皆不能逃吾之術 而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 其書簡 其意

足已，二一之「書素」用房子張



深 雖堯舜禹文 傳說周公孔老 亦無以出此矣 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 漢之將興 故以此書授子房 而子房者 豈能盡知此書哉 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 僅能用其一二耳 書曰陰計外泄者敗 子房用之 管勸高帝王韓信矣 書曰小怨不赦 大怨必生 子房用之 管勸高帝侯雍齒矣 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 子房用之 管勸高帝能封六國矣 書曰設變致權 所以解結 子房用之 管致四皓而立惠帝矣 書曰吉莫吉於知足 子房用之 管擇留自封矣 書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 子房用之 管棄人間事 從赤松子遊矣 嗟呼 遺粕棄滓 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 况純而用之 深而造之者乎 自漢以來 章句文辭之學熾 而知道之士極少 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等 雖號爲一時賢相 至於先王大道 曾未足以知髣髴 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 雖有離無之謂道 非有非無之謂神 有而無之之謂聖 無而有之之謂賢 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 亦不能身行之矣

爲錯誤之鏡自紀身世並告 國人書

著者皖籍 身產江淮 胎奇兆異 家人是寶 幼隨父仕 惟養與驕  
出塾就學 卽逢凶禱〔註〕慈母懷懼 復業家塾 或入高小 又遇  
兵禍〔註〕因去江夏 拜別慈母 嚴教諄諄 謹承伯父 夜師經史  
日範學校 感恩知勵 新舊循求 惜陰三年 忽賦驅歌 伯之湘任  
吾隨京居 投考法政 卒業專科 恨我自棄 不務本求 重哀伯  
父 召赴修文 家勢中落 兄爲覓食 謀業資生 東奔西走 賴人  
成事 孰用孰從 鐵路行政 警察消防 統稅鹽務 印花菸酒 半  
世浮沉 患得患失 身歷雜職 國計無補 所事滋多 苦無專承  
知我爲兄 惜彼作古 馬齒已增 父母無養 家景式微 子女無育  
溯茲已往 錯誤盲從 由此思來 但冀有宗 昔旅舊京 今名新

都 國旗五色 又見重輝 願告君子 無效我誤 翻然自新 毋如  
 我愚 不自頽廢 宜步新民 積極思奮 須明大義 或仗師干 凜  
 若北風 或掌筆政 義同正氣 忍生待死 我伸我志 修身治國  
 各致各誠 思維國土 不是奸民 安定東亞 冀策和平 紀世陳愚  
 鏡鑄錯誤 自勉互勵 國人祈鑒

卯金一郎撰紀於北京「註」庚戌年春去海州入學校曾爲饑民所擄  
 「註」二次光復江北一帶受兵匪之擾

「素書」 漢 黃石公撰 宋 張商英注

原始章第一 「言道不可以無始」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混之則爲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 一出處 一飲食 大而八紘之表 一語默 小而芒

芥之內 何適而非道也 仁不足以名 故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不足以盡 故智者見之謂之智 百姓不足以見 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

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 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 求於規矩者 得方圓而已矣 求於權衡者 得輕重而已矣 求於

德者 無所欲而不得 君臣父子得之 以爲君臣父子 昆虫草木得之 以爲昆虫 草木 大得以成大 小得以成小 邇之一身 遠之萬物 無所欲而不得也 仁

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 天無不覆 如海 海無不

容 如雨露 雨露無不潤 慈惠惻隱 所以用仁者也 非親於天下 而天下自親之 無一夫不獲其所 無一物不獲其生 書曰鳥獸魚鼈咸若 詩曰敦彼行葦 牛羊勿

踐履 其義者 人之所宜。賞善罰惡 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 仁之至也 順理而決斷 所以

行義 賞善罰惡 義之理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立功立事 義之斷也

禮 履也 朝夕之所履踐 而不失其序者 皆禮也 言動視聽 造次必於是 放僻邪侈 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

一焉 老子曰 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 失禮而後信 失信而後忠 失忠而後孝 失孝而後悌 此之謂道也 道散而爲德 德散而爲仁 仁散而爲義 義散而爲禮 五者未嘗不相爲用

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賢人君子。明其盛衰

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忠賢人君子。明其盛衰

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盛衰之道成敗有數

治亂有勢去就有聖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慮見其利涉也若時

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

不遇。沒身而已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

### 寓言「大人賦」自序

世有大人兮 頂天立地 其眼之巨兮 能容萬物。其鼻之吸兮，能引萬物。其口之噓兮，能飛萬物。除耳之聾兮，百音不聞。彼固自視龐然，而又萬能兮，心常未洽。欲墜日月，以爲樂兮。手長莫

及。擬蹴地球，以爲娛兮，足感難勝。游戲未成，轉以爲苦兮，則又自恨體笨。以天空之闊，恨爲身塞兮，思運動而不靈。以地隙之廣，恨爲足滿兮，想坐臥而無容。愁眉不展，長年惟轟立兮，形同尸僵。『若彼例世人之微兮，直如沙粒。而吾人仰其鼻息兮，誠恐不能。見彼之噓兮，復又心懼，會巨風之吹兮，捲吾人於上空。得循彼足以上兮，藉視大人面目』然吾人，上不在天兮，下不在地。同屬飄飄兮，生死莫卜。『偶逢大雨之打擊兮，或墮江湖。吾人幸落隙地兮，身陷潭泥。賴我華魂兮，伏如蠶眠。魂被日光兮，悠悠以生。吾衆感受月華兮，共慶重甦。』繼倡王道兮，又歌新民。整齊邁進兮，群趨安樂。『而我失業兮，謀求無方。仰望江淮兮，匯寄不成。著作求售兮，並希贊助。資我餘生兮，再謀團聚。嘆我雙

親，年老兮，賴我獨子。憐我遭遇兮，君子公鑒。憫我身困兮，仁人共助。苟遂終養之願兮，無忘報德。含酸作賦兮，諧寓大人。並誌我痛兮，諸待同情。姑具筆名兮，卯金一郎。我著錯誤之鏡兮，以身獻世。刊附王道「素書」兮，闡我文化。同情「人類愛」兮，

中島所倡中島陳子先生茲具鄙著兮，謹奉

君子。呈送審核兮，擬廣推行。暫定每冊一元兮。遵從友議。咸念我艱兮，意在贊助。君欲翻印兮，祈重著權。以賦代序兮，寓時寫憂。慨然助我印資，或代推銷兮，統乞 矜宥。」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孟夏

皖人卯金一郎自序於北京

西單報子街  
甲四十七號

素書 正道章第二 「言道不可以非正」

德，足以懷遠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有行有為而衆人宜之

則得乎衆人矣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

儀表。智，足以決嫌疑嫌疑之際非智不決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

財。此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孔子為委吏乘田之職是也處義，而不回迫於利害之際而

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見嫌，而不苟免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賢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

自明乎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

有明者俊之事也至於桀則才行不足以明之矣有行 有智 有信 有廉者 豪之事也 然傑勝於豪 豪勝於俊也

通啓

為求老宣先生斧削「大人賦」並求賜流鑒宥微忱惠賜批評以光重刊



老宣先生文壇大鑒，小子夙仰 風範，恨未識荆，然於  
大著「瘋話」各文，久表同情，前此雖居僻壤，未嘗或釋也，茲有  
懇者，小子半生漂泊，服務下層，身爲逐食起見，足跡幾遍國土，  
常年履山涉水，飽嚼世風，近民伍役，畢味塵俗，茲值閑居，勉集  
一身錯誤之點，彙輯成篇，卽名錯誤之鏡，意在自勉互勵，舉供國  
人糾正耳，但以事涉常談 誠恐閱者乏興，不自謫陋，諧作「大人  
」一賦，言寓時代之感想，內含共知之事實，隱意寓言，要皆句有  
所指，茶餘酒後，或堪略供猜想也，至於賦末，直述鄙况各節，按  
之借文求售，事屬權利義務，原無不可，但著賤價昂，不免跡近求  
助，雖以環境所趨，或易致譏無賴之行，再以文字不工，賦體尤多  
未洽，區區之作，又恐難登 大雅之堂，小子懷慮種種，不揣冒昧

謹致微忱，並附鄙著一冊，敬懇 削政，昇光重刊，苟得藉彩生輝之寵，豈止 榮錫篇幅而已耶，設荷 矜許，猶希代佈同道，幸獲共宥同憫，惠予批評題字，則愚小子尤所企禱矣，附此奉求，敬候 筆政」， 統此佈陳

明流公鑒（恕不專箋）卯金一郎拜啟

素書 求人之志章第三 「言志不可以妄求」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人性清靜 嗜欲所牽 捨己逐物抑非損惡，所以讓過禳而猶

去之也 非 至於無抑 惡 至於無損 過 可以無讓矣 貶酒闕色，所以無污色 敗精 耗精 則害神

避嫌遠疑，所以不悞於迹 無疑 事乃不悞爾博學切問，所以廣知有聖賢之

廣之以學問 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行欲高而不屈 言欲微而不彰恭儉謙約，所以自守

○深計遠慮，所以不窮。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

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友直。近恕篤行，

所以接人。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賢聖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任材使能，所以濟

務。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瘴惡斥讒，所以止亂。讒言，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亂之根也。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感者？先揆後度，所以應

卒。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矣。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有正，有權

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括囊順會，所以無咎。君子語默以

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見其機，所以免咎。楸楸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

保終。概者，有所恃而不搖。梗者，有所立而不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 我述錯誤的前因後果

錯誤由於依賴。因依賴而恃勢。致受環境支配。

補救之方。是拋去依賴。努力本能。支配環境。

我願世人將此篇事實。串成戲劇。攝爲電影。

作社會通俗之導化。此我之所以貢獻世人。

我願世人重資助我。伏處讀書。迎養二老以終。奮求本能。致力益世言論。

小子於完成鄙著以後。曾出原稿。求親友糾正我之感想矣。或曰如爾所認爲誤錯者。皆係常人所經之事。除插入秘本。黃石公圮上。授與張良之素書。由爾詳加斷句。闡揚王道文章之外。實不足以言價值。而此錯誤鏡每本定價一元。已屬書賤價貴。兼以藉文求助。愈屬無聊。人窮須知安命。售書卽以書售。似此絮絮。果何爲哉。

吾曰 誠如宏論矣 第嫌未能知我著述此篇之真意耳 夫我自幼卽誤於「依恃祖蔭」「樂享虛榮」及我應世 每至身歷坎坷 碌碌半生 終受「外強中枯」之處境 因未及早覺悟 致被環境支配 以至於困 我今著此 係自四歲記事 十五歲開始游歷 以及四十年來 聞諸家人勸告之感想 依年溯憶 凡有事屬錯誤 堪爲世人一述者 不稍諱飾 概行摘出錯誤之點 再於每則錯誤之下 擬具如何方不錯誤之對策 來供世人研究

雖云不外常人身歷之事 然未見有人 肯溯已往之錯誤 詳加糾正 筆之於書 公之於世者 我今不惜招世人之譏笑 貽家人之輕視 更不惜 追懷往痛 重苦身心 毅然舉供世人之考證 作家族之榜樣 犧牲一己 爲社會公益之貢獻 烏乎不可耶

考吾之錯誤 既由於「賴產」「依勢」而至於「樂享虛榮」  
「不務本能」身被「環境之支配」舉此種種 例之國人「不尚實  
業」「喜趨仕途」之心理 苟或「有勢可依」無不立思「因人而  
仕」者 更有青年學子 雖在求學期間 不乏機遇親友之勢 「荒  
廢本業」「心慕虛榮」來度「半工半讀」之生活者

例之吾國「農」「工」「商」「富」子弟 每感有所「依賴」即  
不惜「捨棄本業」「日事娛樂」而致「坐耗生產」者

按之上述種種 實成社會之通病 小而言之 可使「身家墮落」  
大而言之 可使「國力不振」故外國人嘗謂中國人多 於人多  
之中又患「官多」「兵多」「窮人多」

吾今自述錯誤 再味此「三多」之說 舉我一身之事實 例之社

會趨尙虛榮之心理 作一有力之印證 以藥社會 以「作正心修身齊家事國」之基礎 君何輕視吾述爲常人之事耶

吾錄家藏秘本 黃石公素書 插入刊內 固思闡揚我國古代文化 兼以王道文章 來正今人之心理 然而一方仍是引作吾說 「錯」與「不錯」之默示 緣黃石公以秦之隱士 因不忍坐視世人 身受暴秦之虐 授書子房 是欲假手子房 佐沛公亡秦滅項 以拯世人 初非有愛於子房沛公也 石公能以隱士 愛天下之大公 是其不錯之處 若子房者 本身受書而未精求 故不能終佐沛公 復又自求保身 不能預遏后氏之亂 且更懷書殉葬 故爲不得其人而傳 必受其殃之說 以天下之衆 子房何由得知無人可傳 而必與書同朽 此子房自私 心無大公之錯誤也 幸彼之塚被盜 書得復出

又幸盜不毀書 張商英得爲之註 又不畏受殃之說 流傳於世 是盜與張公 心存大公不錯之處 吾不惜自舉錯誤 錄同素書 公之於世 卽是我知公益不錯之處 我能現身勸世 出秘本以供世 縱或書賤價貴 苟得世人同情 亦屬互助作用 又何能謂我爲無聊耶

再說吾身被環境支配 而終不自知困 對己則「喜尙豪邁」對人則「好爲急難」 我今失業近年 親友或助我窮者 我又轉爲人助 在助我者 每責我費 我不敢告以轉助之事 卽或言之 徒授人疑 未必我信 此是我「文過飾非」 「辜負助我之心」 遂我「往日豪邁之態」 而在得我之助者視我 「陳設奢侈」 「態仍豪邁」 「我雖竭盡棉薄 猶嫌缺望」 而我又不願訴窮 縱或告以錢



由人助 或係質賣 亦不我信 此是我「謬引自己」 而致「自負  
負人」「招尤引怨」 「仍是由於虛榮之積習」

我之爲人 素抱「有錢即用」之宗旨 「不事生產」 以故游仕  
多年 常至貧困 雖居極窘之時 曾因急友之難 先後兩次 以數  
十元之衣飾借與一友 而均當滿未贖 今至衣當物賣之境 卽當票  
亦爲一人 兩次借去三張 押洋六元 至於零星借貸 借衣以作酬  
應 借物擔保等等 絡繹以求 稍不能遂 則又彼此悻悻 坐困家  
中 招徠此種 「出乎常情」之煩惱 我今舉告世人 恐世人亦不  
我信也

如云「交不擇人」 我則素行寡合 且無黨派勢利之觀念熟人之來  
皆係昔日之同事 好爲人助者 是我素性 尤以「卹老憐境」

「有錢即助」爲原則 以故受我之助者 「或憐彼境 或急其急」

「無所謂交稱莫逆 以人爲對象也」 因此人多責我「謬引自己」

「不卹己境」 在被我助者 亦何嘗引我爲自己 而爲我諒耶

我之寡合 是由「孫少爺」「大少爺」「姪少爺」 以至於「介

弟大人」 而我本身又嘗獨承一面之差委 及主管各財政機關重職

自幼迄今 受人恭惟 我因不知自陋 乃至養成 「一切無足我

視」「一切我行我素之寡合」

以我寡合 「人肯與交者 是欲利用我」 「人肯恭惟者 是有

求於我」 所以在職 人與我游 離職 各不相往 今能勉得一二

親友者之知 均屬經過一二十年之過程 由我心爽行直所得來 若

爲乏乏之交者 絕少因我寡合之行 樂與我交 所以我之爲人 不

易得人認識

以我厲此二十年來 熟人當以千計 然以服務關係 只可說是「勢的結合」 至於家親亦只可說 「是血統的聯繫」 窗友 我係「師承家塾」 「故無外友」 身歷高小中學 以至專門 一般學友 「視我之奢侈 咸爲高不可攀」 而我素行寡合 固屬環境所趨 亦是家禁交游 共範而成 以故 「人不我親」 「我不近人」 於是三種學校 只得學友三人 而一死一亡 現相往來者 只一徐某而已 而我寡合若此 且又「不擇人」凡於識者 不論「交之深淺」 「親之疎密」 「見非即勸」 以「益友畏友」自居 遂吾心爽口直之願 乃致親友中 女喜摩登 男好揮霍者 咸皆視我若蝎 卽曾受我之助者 亦多口頌而心非 所謂益友畏友 是我之對

於人 無人對於我也 今之能爲我助者 只一二道義之老友 及我至親而已

緣我喜爲直勸 自必「心懷正大」 遂患「不拘」「不恭」

之病 俗云富而好禮 我則不拘禮節 貴者喜恭 我則不善恭維

故我雖與富者接近 我貧不樂爲助 昔曾共事一堂 我今失業

不能爲謀 此皆「我只知我由富貴中來」「而不知己非富貴」

「既不能屈節以求 安能望人貸助」 以至日困一日 謀求俱感力

竭 思之又思 方得感到「已往一切錯誤 悉由於依賴而生」

拋去依賴 自必奮求本能」 而我所學法律 棄未一用 從事政途

又皆因人而仕之差委 我無貴友 何敢冀得門徑 精研舊學 求

靈筆墨 又非日處愁城 而可敏活心思 我以無名之人 著此常談

之說 焉能不求贊助 至於借文求貸 1, 因二老困處江淮 現爲軍區 若迎養之願一日未遂 我心一日難安 2, 我既謀事無方 刻已無心再謀 3, 一門因此 來日茫茫 依我所述易錢 恐難爲計 以此三種愁慮 「故不惜狂吹伍員之簫 苟能獲到知音贊助 於我書價之外 更能邀准救濟 或予宣揚推銷 解除我困者 謹願伏處讀書 終養二老 其次則奮求本能 致力於益世言論」 並願世人將我歷舉之事實 串成戲劇 攝爲電影 以作社會通俗之導化 此卽我思 世人助我 我供世人之本意 亦卽編述此篇之本意也 夫人生於世 總要無負此生 無負此世 如我之借文求助者 烏能不絮絮爲哉

### 素書本德宗道章第四

言本宗不可  
以離道德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謀之欲博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

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

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清明在躬是則萬物之來

志氣如神如

吉莫吉

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願。

聖人之道去則已之

泊然無欲未嘗有願也

其於物也來則應之

莫如秦

皇漢武

國則願富兵則願強

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

名則願貴兵愈弱

宮室則願華麗

姬嬪則願美

卒至於所

求不獲不可多願

而遺狼狽者至於賢人養身之方

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固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

之謂精無動

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

則為明為哲為知

無死無先

無後無陰

無不稟受

正用之 則聚而不散 邪用之 則散而不聚 目淫於色 則精散於聲矣 口淫於味 則精散於味矣 鼻淫於臭 則精散於臭矣 耳淫於聲 則精散於聲矣 其能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之所以能長久者 以其有常也 人而無常 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 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常也 人而無常 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 必以不義失之 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徇物 闡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 智伯自恃其勇 而能長也 高莽自恃其智 元載盧杞自恃其狡 自恃則氣驕於外 而危莫危於任疑 漢信善不入耳 不聞善則孤而無助 及其敗 天下爭從而亡之 而危莫危於任疑 韓信而任之 而信幾叛 唐疑李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 罰不以罪 喜佞惡直 黨懷光而任之 而懷光遂逆 親遠疎 小則 結匹夫之怨 大則 激天下之怒 此私之所敗也

迷信胎奇兆異之錯誤

著者降生江淮 時值家母午睡 忽夢白獅來撲 因驚墜落床下 吾亦連胞出產 祖母聞聲來視 見吾身在胞內檢納於懷 及僕媪尋來

接生婆數人 咸議持大碗至三岔路口 擲碎 取用磁片 剖開衣胞  
吾居胞內既久 氣息幾絕 家人視我左眉以上 生有極細白毫一  
根 繞於左耳 先祖又云 曾夢曾祖托兆 授予一桃 枝葉俱全  
集此種種遇合 家人狂喜 捧如至寶 而我母則以坐地臨蓐 又值  
嚴冬 身受寒氣 以致中年患癱 吾眉上之白毫 經多方保護 乃  
至數歲時 悞爲剃頭削去 現仍時存寸許 以吾坎坷半世 家產蕩  
然 果何可異哉

增述見解以正一切形式上之迷信

連胞生人 只可說是胎生之變態 自宜速剖 原可不必憑信無識  
之接生婆 故事做作 致誤胎兒生命

夢中驚異 墜地振產 自屬意料之常事



白眉主良 吾只一根極細之白毫 亦無足異

夢中受桃 例之俗談 亦不過主壽而已 至於枝葉俱全 或屬應  
吾家三代健全 及吾中年已得子女六人 又或爲獨子丁旺壽永之預  
兆 承吾祖卽用此兆 取義於兆念曾祖 爲我命名 緣吾之生 距  
吾曾祖棄世未久 以吾先祖之篤孝 又因病目 卸任河差 以一名  
利場中之人物 中年忽膺雙目失明之痛 雖俱夙學 日事吟哦 命  
人筆錄 彙存黃溪書屋吟草 遍徵親友唱和 籍以排遣然而究難免  
於心燥 考之瞽人心燥易夢 與產婦胎熱易夢 同爲病理 巧則夢  
於產吾之日 其他實無可異 不過事在四十年前 保守舊觀時代  
不免喜引迷信 作爲佳趣 幾至有誤孺子身心  
著者素性超脫 向不迷信卜命 家人或爲卦卜者 亦多漠然視之

緣吾爲善爲惡 自可演成良劣之因果 是是非非 預卜何爲 縱或  
得遇神卜 卜好尙未得見 卜不好 心或爲愁 故吾嘗言 非遇急  
難 不作有疑之卜 若平時之求讖訪卜 思知前途之事者 大可不  
必自擾心思 以大先伯翔生公 風水子評之學 造詣極深 昔游津  
門數十年 深得周玉山先生父子所信仰 雖年近七旬之時 因我自  
恃人定勝天之說 終未將所批我之八字見示也 以我父母善看氣色  
寧向家人預告 不爲我言 誠所謂知子莫若父母矣

吾一身偏見若此 又不迷信黨派 是因世人無大公之心 至乏合  
群之性 任何良好組織 斷非心無大公者 得能澈底成功 我是爲  
吃飯而做事的人 服務只知服從 我是受過法律教育的人 是知道  
法律篇內 找不出一個仁字 加之學力不足以預大計 故而不敢參

加任何未成功之黨派 卽至某一黨派已成功了 我又插不進去 這樣的不信黨派 直可說是無識別力的觀望者 心存觀望的人 處今日之時代 吾已知道我是社會的落伍

我是信仰一切的宗教 而不迷信一切宗教的形式 因一切的宗教 派別或有未同 而以善化人 以惡戒人 各奉所主 各宣其教 要皆同力輔助國家法律所不及 只要我心不懷惡念 會合一切宗教之說 時藥我心 何必一染信徒形式 吾雖無大罪大惡 如吾心能時悔悟 以約吾身 卽是個人一切自然 求心自安之法 若從事於結合團體力量 爲社會導化工作者 又是我之感想錯誤矣 好在小子著述此篇 用意在勸人正心修身 至於齊家治國 又在見仁見智者 各致各誠矣

身受基本教育之錯誤「以致目斜眼病」

不幸 愛我如命之祖父母 在我三五歲時 先後病故 吾年五歲  
當我祖母之喪 父輩四人 偕我各由任所 星夜奔喪 及我與家人  
到達 時值啐經方歇 人衆分散各院晚餐 我與諸兄咸集喪棚嬉戲  
會懸燈遇風火起 諸兄驚散 呼不成聲 而我則堅立棚下 呼火  
不已 至得撲滅 因是我爲三伯所器 諄囑督教 必期有成 但母  
之教我 素極嚴厲 除衣豐食腴 絕未以獨子視我父喜交游 常  
離任所 家師每易 多係重金聘至異地 以彼等自居科舉中人 所  
授吾書 則自大學中庸上下論語孟子 而至詩經 若三字經百家姓  
則所未聞 童子蒙養 何能受此大道文學 智識未開 心感無興  
以母命之壓迫 只好勉從師授 日是喲喲生活 比至識字稍多

每於書下壓置 武俠小說 口中噙喻 頭則偏視書下小說 早晚嘗  
臥被中偷閱各種閑書之餘 每以黃天霸自喻 蹈舞之暇 又隨保家  
武師 練習槍鏢 只惜身不奈苦 學武又只皮毛 然以偷視小說之  
故 竟至目斜眼患近視 溯自五歲至此時約八載 已得三伯多次電  
囑赴鄂與吾諸兄共讀 母以伯嚴 終未許行 乃於庚戌年 由父送  
往新浦即臨洪口許九香先生海豐製油廠 工人子弟學校 意在學習洋文  
時論 未久歲逢饑凶 我因饑民攻入油廠 搶奪豆餅製油渣滓擄出廠外  
後幸得歸 於十五歲 方入吾父任所某小學校 適在二次光復之  
後 某縣極感不安 繼爲本身某種關係所迫（見後述）不得已惟往漢  
口 依吾伯父 伯出我讀過之書 令解 吾則不能 授以霍光史論

題目 試我作文 吾答不識此人 伯父怒斥混蛋 不意汝年如此  
胸無點墨 汝房完矣 吾失望矣 淚隨聲下 吾伯氣極而悲 痛愛  
於我者深矣 一若吾伯之熱心子姪者 當此人心不古之時 吾今述此  
是欲勸吾國家庭中 身居家長者 引吾伯爲典型也 一吾自此遂得  
與吾堂弟 同業經史 堂弟小我五歲 所作史論洋洋千言 大小字  
尤比我強 上感伯父之義 下受堂弟之比 發奮幾於忘食 而業師  
左公桓秋 爲湖南宿學 爲吾伯大義所感 故亦不惜苦教 凡日間  
所授者 必於對榻安息之時 口授講誦 次晨背書復講 勉能承意  
時逾三月 吾伯仍令我作霍光論 而吾東抄西湊 篇成六百餘字  
吾伯見文大喜曰 吾所喜者 非喜汝能襲用前人書句 乃喜汝既  
知引書來佐本題 是汝瞭解句義矣 因之監讀尤嚴 並聘中國公學

阮君式一 授吾兄弟英文 又三月 令考漢口青年會中學 晚間仍受經史 惜只三年 吾來北京 專業法政矣

### 附糾正此篇之感想

述吾祖父母之喪 「是說人事無常 祖蔭不可永賴」

喪棚起火 吾獨呼之而不自跑 是年爲五歲 實在四生不足 非吾自玄神智 是欲跑不能 「幸邀吾伯錯愛到底 範吾成人 所謂人生巧合 大多如此而已」

初蒙受書不當 家人不作主張 悉遵師命 「是吾國尊師之懿行 亦是吾家有錢之害 以致錯用重金 爲開蒙之子 聘請大儒之誤

「按之基本教育 應以識字明義爲主 斷不可驟授聖賢大道 致使兒童無興 視書生畏」 以吾母之嚴督 禁吾於重重深院 不令

與外接近 而不能禁吾偷閱小說 不能禁吾任性習武 如吾母善書  
善畫之才 終難離開舊日閨訓 各院行走 監察吾行 可見吾國於  
女子之舊教 似有未當也

惟以吾家舊教太嚴 遂使親友不敢一訴吾過 惟以舊日師嚴 致  
使我偷看小書 日成斜視

以昔日家範之嚴 較之今日之弛 皆有非是 處此活潑兒智時代  
「爲家長者 要在游必與偕 既可導以常識 亦可察行規勸 要在  
不令單行伴遊 以防爲人引壞 携子偕遊 見其他兒童之舉動 良  
者可激其效 劣者可勵其改 似此循循善誘 或可以葯兒童之心」  
徒尙壓制 吾已身受其非矣 吾述受書之波瀾 可見慈母雖嚴 不  
免溺愛 望子雖切 究不忍令子 往從嚴伯受益「吾意是在勸爲人



者 應勿依愛廢學 爲父母者 應以子益爲愛 不可因愛廢業

吾伯爲人嚴正 家人咸畏 設非身爲勢迫 吾恐終難受恩承教

勇於改過自奮 一可見孺子之心 勢非恩嚴並用不可 一吾伯才學 不

惟著有桂海詩集等等 且於髫齡時代 嘗隨吾祖 謁左宗棠於袁浦

卽淮陰縣  
清江浦 授題成詩 左以神童目之 呼爲小友 以故嚴爲我懾 才

爲我敬 恩爲我感 及其一生公德之行 無一不足以服人 一吾今舉

此 非吾自叙家聲 第見世人 知愛子女 而不知移愛猶子 一夫吾

人修身 爲後輩之模範 必須先正自心 方可以言修身齊家 推愛

於國 一今則眼看 吾國美德之家族團結力 要被西洋學說打破 吾

人如不知愛家族 而知愛民族 愛國家者 小子 雖愚 不能無疑矣 一

然而以我之觀念 可以秉承伯範 以愛吾之猶子家族矣 但以吾

之嚴責嚴勸 寒族子姪 幾皆畏我 奈不我親 思爲之教 又均避  
我 吾又何由知其不當而加以教 吾親吾族 族則遠我 吾又何法  
使心團結「對於子姪 每思導游善誘 吾則乏財 思感其心 不  
與吾面 思知其行 舉皆吾隱 蓋已深受西洋之毒 自命是新的思  
想 似嫌吾舊」「對於家族 力趨團結一心 奈吾之勢又不足以攝  
衆心」吾戚某君 亦嘗勸我「你的舊觀 在這時代 不靈光了 何  
必自苦 徒招人們不快」吾信其言 吾心滋痛 「再四自省 或吾  
之德未足服人 吾行未足以正人歟」故吾今之著此 凡於家庭地  
方 不壓瑣瑣者 不專爲唱勸世歌 博錢自活 「要在自修吾德  
自正吾心 必使吾子弟 不爲西洋學說所誤」團結吾族之人心  
以維繫歷代祖訓 行將垂敗之家族 以報吾伯之愛我矣

所述業師之教我「吾能不忘師恩 是吾國古老之懿行教化 非小子自表心厚」 吾今既以闡揚吾國美德文化爲志 是此篇之述 不是無關世道之事實 乃是有價值之印證 吾何惜多費筆墨 爲吾國人一述耶

### 素書 遵義章第五

「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以明，示下者，闇

聖賢之道 內明外晦 惟不足於明者 以明示下 乃其所以闇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可知 賢人之過 形迷而悟 有過不知 其愚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 不知其伐吾性也 迷於色者 不知其伐

吾命也 迷於利者 不知其伐吾志也 人本無迷 惑者 自迷之也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 則機在我 而禍在人 言而不行

則機在人 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 令以行心

後令謬前者，毀

號令不一 心無怒信 而自毀棄矣

而無威者，犯文王不大聲以色 四國畏之好直辱人者，殃己欲沾直名 而置人於

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截辱所任者，危人之云亡 危亦隨之慢其所敬者，凶以長幼而言 則齒

則爵也 以賢愚而言 則德也 三者皆可敬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

忠者，亡讒者 善揣摩人主之意而中之 忠者 惟逆人主之道而諫之 合近色

，遠賢者，憎。女謁公行者，亂太平公主 韋 庶人之禍是也私人以官者，浮淺浮 者不

足以勝名器 如牛仙 客 為宰相之類是也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陸贄曰 名 於

教為重 利近於實 於義為輕 然則實者所以 致名 名者所以符實 名實相副則不耗 匿矣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

厚，而薄人者，棄聖人常善救人 而無棄人 常善救物 而無棄物 自厚者 自滿也 非仲尼所謂 躬自厚之厚也 自厚 而薄人

則人將棄廢矣。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異者，淪。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求。

不淪亡，不可得也。既用不任者，疎。用賢不任，則失士心。行賞恪色者，沮。色有靳吝，有功者

沮。項羽之多許少與者，怨。失其本望。既迎，而拒者，乖。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薄施

厚望者，不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貴，而忘賤者

，不久。道足於已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念舊怨，而棄新

功者，凶。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雖

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用人，不得正者，殆。彊用人者，不畜。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備。此

不畜也。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有以人強者，有以勢強者，有以兵強者，堯舜有德而強，桀紂無

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強 幽厲失人而弱 周得諸侯之勢而強 失諸侯之勢而弱 唐得府兵而強 失府兵而弱 其於人也 善爲強 惡爲弱 其於身也 性爲強 情爲

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不仁之人 幸災樂禍陰計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

凋削也 文中子曰 其財必削戰士貧，游士富者，衰游士 鼓其頰舌 惟幸烟塵之 會 戰士奮其死力 專捍疆場

之虞富彼貧 兵勢衰矣貨賂公行者，味私味公 曲味直也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暴則生怨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濁 濁也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以刑者，散刑者原於道德之意 而非專用刑者也 故曰 牧之以德則集 繩之以刑則散也小功不

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

心者叛人心不服 則叛也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非所宜加 者酷也聽讒而美，聞諫

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有吾之所有 則 心逸 而身安

## 種種奇怪戀愛之錯誤

1. 我於十五歲 始與家人離開寄居十數年之淮北 而至我父新任淮南之某地 所有保家武師 除留半數 以衛所設晉泰祥各種商號 餘則改充衛士護行 我於此時 已較嚴禁深院 感覺活潑 惟以我母練縛仍嚴 總嫌錢難足用 其時父屬某科長 人極圓通 每濟我用 又因伊女 時隨吾母學習書畫刺綉 常住我家 情同手足 於是愛我益深 乃囑各分局所 爲我津貼零用 由此每處月送五元 十元不等 集我一身 月可二三百元 「孺子多金 常思學習慄賭」 而吾母不知 塾師敷衍 父則時在省垣 於我行動 無由得知 晚間出游 假言伴師訪友 或云某處酬應 以事隱瞞 「娛樂不遑 學業自廢」

2. 某科長之女 長我二歲 除與吾姊同樣照拂我之起居處處關切外

兩情雖好 一切各無表示 如此經過甚久 會吾父應倪督之召

轉任皖權 吾家亦由局所 另組新居 至此吾無收入 日安家居

接觸機會雖多 終以姊伴 未及言私 及至年終守歲 家人在元旦

日 各入睡鄉之時 「某女前來拜年 因曾常住吾家 故可直入吾

室 相處年餘 方得各訴心懷 提議婚約 自屬同情」 未久即由

彼家托人 向吾母議婚 我母終不同意 及我覬顏邀請 母遂告我

彼命不佳 面犯寡相 心雖不信 究以母命難違 抑鬱而罷 女

家因是 往來亦疏 後聞女嫁某商 未及三年 果成嫠婦

3. 吾因家師解館 即入高小 適地方上追悼宋教仁先生我以班長地

位 率同學件 列隊至城校參加「又以淮北口音讀祭文 致爲某女



校體操教員所注目」乃由其母托女校校長 向吾家議親 校長李  
某 原爲吾母刺綉門生 「兼之某教員母女之人才 皆母所喜 因  
之一說竟成」 而我以一高二學生 得配長我三歲之中學畢業女教  
員誠所謂慚喜交加矣 不意婚定後 卽病天花夭亡 吾得彼家自江  
南發來電訊深感吾命之薄 因家人爲我議婚成女亡者 連此已有  
三人 我於失意之下 堅求吾母勿再爲我議婚 以免妨人之女  
4. 某女校自爲此女開會追悼後 「一班未婚之女學生 皆知家有財  
勢而又待婚之我 乃不惜多方 來投吾母學繡習畫 爲着手議婚之  
門徑」 母素慈愛 遂亦樂爲指導 藉以自遣 故我每於星期 自  
校回家 必見此類人物 但我心不作婚想 故亦無所介意 時至暑  
假 居家患疥 一日忽來女僕一人 假學友名 約我往叙 比至則

一深院 闕然無人 入室坐定 見二女郎自房孀然而出 一非素識  
其一則吾母之徒係某女校學生 初談女教員往事 繼則逕以自婚  
爲請 一並云彼父往某省任差 彼母每日必往友家看牌 指另一女  
係彼堂妹 汝能允我婚事我父母無兒只我一女 百事聽我 我可求  
母托人向汝家提媒等語」 其時吾心極懼 誠恐遇彼家人 有毀吾  
家顏面 只求速放我行 隨說隨應 更邀彼妹作證 請我發誓 我  
亦隨口一誓 方邀放行 歸述吾母 母命門房 彼再來學 不准放  
入 及彼家來人說媒數次 悉遭嚴拒 後彼家人 見女形瘋 急又  
托人來說願以田房作爲粧奩 母終嫌彼女無恥不允 某夕值我外遊  
於某後街 勿逢女來 避之不及 致爲彼攫 咬我以口 我雖有  
力 總不肯加暴於女子 幸我隨從老僕 允爲向母勸說 又發了若

干誓言 始免當街受辱 僕歸陳述 母恐無休 因派人我送去父任  
所以避此女

5. 乍離慈母 時時懷念 在外數月 父命送回 未久因在吾門旁空  
場看耍猴戲 見有江南式女子二人 一髻一辮 亦在偕觀 彼此因  
服裝各異本地 稍一注目 辮者遂向吾曰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當  
略答數語 卽入宅內其時母病癱症 乃奉母往某地就醫 月餘歸來

時將卒歲 某夕有二女來訪 申言爲我同學之妹 有要事面求  
比及請入客房 其一卽是看猴戲與我說話之辮者 其一不識者則云  
係我同學某某之妹 因辮女是其房客 某旅長之妾 同居數月  
每見彼(指辮者)受大婦及旅長 奇虐甚慘 心甚不忍 慕先生在  
學校時 素性豪俠 及府上勢力 當肯爲助 特領彼來 面求派人

送彼逃回南京母家 以救彼命 後由辮女自述 彼係某教會女生一  
日下課回家 爲某旅長所見 時因家貧 得彼五百元從彼作妾 初  
極相安 後與大婦同居 備受其虐 移防此間 緣與大婦同看猴戲  
是大婦看你不像本地人 叫我問你數言 及旅長由防地歸來 彼  
又以此挑撥 被打多次 實屬沉寃 因此求某姊伴我出來 假言上  
街買物 特求一救等語 其時吾家老僕壯丁 多屬海州武師 性情  
剛烈 緣彼家務 牽及於我 咸奮不平 勸我允准 由彼輩中 推  
出一人 護送成行 我雖年輕 然以一路輪埠悉爲某旅防區 我本  
無私 設被盤獲 家聲自必受累 且我與彼問答數語 大婦在旁親  
見 厥後我卽奉母就醫事實所在 何畏蜚語 如此舉動 豈非自趨  
嫌疑 遂勸其忍耐 一方可以函促汝家來人 萬一迫汝太甚 再

爲設法吧 彼等見我堅持不可 未能久留卽去 時隔數日 晚落微  
雨之時 辮女一人 忽挾小匣而至 申言昨夜被撻幾死 堅詢是否  
與汝有染 抵死未承 今早旅長幸又回防 此時逃出 誓死不回  
以汝家之勢 當可容我暫避 先生未娶 甘願作妾 逼我至此 時  
已二更打過 無法 直稟我母 母召辮女 曉以大義 並云我僅獨  
子 以旅長之軍勢 救你如有未成 豈非害我 而此女亦奇 聞母  
之言 由泣而笑 見母床旁有所用風琴 遂鼓琴以歌 轉慰吾母  
且允於清晨往投教堂某師母 寧死不累汝家 母嘉其意 予洋二  
十元以助 留彼住於姊室 促我速投友處住宿 俟接再回 及我  
歸家 而女行矣 但滿街佈崗 或云將至吾家搜尋者 同學之妹又  
來問我 昨晚是否彼來汝家 因汝嫌疑最大 等等傳播 一日之間

滿城皆知 某旅長之妾逃跑之事矣 母當卽將吾學校課本 易書  
外家姓名 令僕二人 携書我送去淮北吾家商號 以避其鋒 因經  
過彼之防地關係 課本易書假名 防人檢查 爲我之障 舊地重來  
地方紳士 以吾父多年關係 遍約我飲 於是又與某駐軍軍官相  
識 由識而賂 未三月 所負數千元 適又調防 坐索賄賍 而我  
商號營業 因受禁糧出口影響 已將布廠油房槽坊先後閉歇 所存  
僅乾貨醬園二號 一時難得現款 至用桐油鐵鍋 價值六千元之貨  
抵押重利三千元 並由總掌櫃邀同紳士 多方爲我了楚 由此我  
之爲人 外受父執所譏 內受掌櫃之嫌惡 乃急專人回家 奉商吾  
母 請准前往漢口 投伯受教 經此種種意外波瀾 始得趨入正軌  
然我家之商業 受吾此次 連輸帶用 數近五千之數 勉強支持

至民國七年 淮北某海口 不見晉泰祥之字號矣

附述糾正之感想及男女婚配與妻妾之我見

本篇所述種種錯誤 直可說是青年痛史 由痛苦而知趨正軌之一頁 至言貢獻社會之價值如何 請看分解

1. 吾述家勢之變遷 可見吾身之變化 是由嚴束而趨活潑 而放蕩 而至與異性接觸 是言嚴束易在範圍之內 放蕩易出範圍之外 弟子隨任之善惡 嘗因屬員成之 處今昔之情勢 及子弟趨向 吾恐易惡難善 「身居家長者 請味吾言 宜戒子弟少與屬員接近 爲是」

2. 孺子多金 故易趨邪 金乏亦知自束 緣買樂不可致與已相接 近之女 試言戀愛 「是言家有青年男女 不可收納外界青年男女

予以彼此接觸之機」如我與女 因情感年餘 而至議婚 是家  
容外女之促成 母復嚴拒婚議 吾處嚴教之下 幸非情種 幸未有  
私 否則雙方情患瘋癲 或演悲劇 爲家長者 又當如何以處 「  
總而言之 家有青年男女 雖在社交公開時代 婚姻趨尙自由 若  
智識未足自審婚配 爲父母者 當思有以勉之」

3. 吾國方言 未能統一 致我因異地口音 朗讀祭文爲人注意  
探我家勢 致與我家議婚 彼此異地人士 一說竟成 可見爲子擇  
配 重視人才 如某科長之女 於情於色皆好 不爲母取者 嫌其  
無才 托言寡相 巧於後驗 是母設計阻我之心 不是幸人災禍  
處今尊重人才時代 又非昔比 「敢望爲家長者 爲子女之本身者  
要求圓滿之婚配 不要專導子女在服飾曲線上用工 要將至可寶



貴的光陰 用在學業方面 「以求永久快樂的配偶 組成美滿的家庭」 以免自由結婚 忽又自由離婚 人才求通學明理 性情自必和平 和則易合 能合卽是圓滿 固不可專責家庭包辦婚姻之非來作自恕尤人之解

吾幼經三次定婚 而均夭亡 按之家庭議婚 雙方必須合婚而後言定 旣云婚合 何至未入吾門 而受吾尅「可見合婚之說 不足迷信」吾逾二十方娶 仍由家庭包辦 雙方邁生 幸得和順 苦學不足 致宗迷信 前嘗接寓京津 妻嫌異地 差委難持 不捨母家 是迷信於依賴 當吾三十歲時 再自北京派人往接 又迷信算命 同居犯尅 卽不同居 納妾或可冲過尅妻之運 吾因子女皆幼 心難無慮 遂納一妾以盡人事 比至去春 預計小兒初中畢業 親

往接眷來此同居 吾妻又信算命 據云仍得三年後方可同居 否則合家互尅 以堅不可破之迷信 我又白費一番血心 刻下一家三代 陷於砲火激烈之軍區 生死久無信息 一身所被迷信之害 言之痛澈心肺 「故引此迷信之事 勸吾國人 少事算命 以免自招煩惱」

4. 以一素無認識之女 誘我入室 驟邀婚誓 竟因片面想思 演成瘋態 擾彼之家 攫我於市「直可說是痴情無識 方至拋棄學業 不顧體面爲一素無認識的男子徒作無謂的犧牲」輯其所惑 恐不外羨吾丰彩 慕吾家勢 彼爲高小女生 原不足責「例之通市 男女戀愛之標準 恐亦難逃於色勢之虛榮」尤以女子易惑於誓 男子易迷於色 至於雙方利用家勢 似成現代戀愛之導引 吾於男子可以不說 「惟於心智軟弱 易受人騙之女子」不忍不貢一言 以盡吾心

矣「吾見世之男子或爲情悞 少爲情死 而女子一爲情悞 結果非  
瘋卽死」 是女性之脆弱 不敵男性的柔厚 女子能知男性愛力不  
專 當可知道誓不可憑 心不可見矣 如爲擇偶之計 須要擇定對  
象 再求認識之透澈 察言觀行 宜取於微 探其言行 宜試不近  
常情之事 以一女子純潔 切不可先露婚意 致爲人輕 不可慕人  
虛榮 致爲人賤「以女子之脆弱 又每性患過急 過急所得結果  
則不外結合不堅 於身易遭欺辱」 及至戀愛失意 不思本身失察  
卽罪男子薄情 悔恨過甚 或又不惜一切 妄作無謂犧牲 「吾  
望男女社交 勿忘純潔 各愛其所應愛 存心正大 何畏魔鬼來侵  
過貴能改 何苦徒作犧牲」

5. 口音不同 服裝奇麗 皆足引人注目 吾與二女 原非素識

「不因服式 各異本土 何至因問答 而涉嫌疑 男女若知守分 不妄問答 彼爲人妾者 何至授柄大婦 身遭楚撻 吾如不答彼問 何由請吾援助」是我已誤於前 復憐其遇 予以不果斷之安慰 繼受家役聳動 姑允爲彼設法 終以婦人之仁 敢其決然來奔之心 吾又鑄錯於後 倘非母智 顧慮周全 逐我出宿 先脫我嫌 曉以大義 使女自去者 以一身莫白之嫌 結果何堪設想 比至隱居商號 且復身沉於賭 以經營多年之實業 竟至被我摧毀 直俟內外不爲人重 方思往投吾伯受益 若能於趨避之時 毅然請往 吾母當無不可 又何至以多年商業 被我摧殘 「此皆畏難苟安 當斷不斷之所致」

吾再綜此一篇焦點 以告國人者 1. 男女常服 以適體爲主 勿

尙時麗 引人注目 2. 主婦理家 平時要貫注家人言行 力趨把持  
消患於未然 禍起倉卒 尤須沉着應付 不可時作漫游 不可日  
沉賭戲 對於子女策趨正軌 極盡保護之愛 不可言聽計從 悞爲  
寵溺之愛 3. 賭之爲害 可使身敗名劣 悞業喪產 良朋偶戲 勿  
存輸贏觀念 輸了完事 不可借資以續 輸欠必償 以保自譽 要  
知我有財力 人好慷慨 我無財力 防遭慨却 總而言之 最好不  
應賭酬 4. 男女不識者 彼此皆宜拒絕言調 男女彼此雖識 而無  
澈底認識者 不可驟以言托 5. 家主於妾 或有所疑 規之以正  
如有異志 贈金善遣 不必楚辱 自生煩惱 勿置於死 以存自德  
6. 人要思過知改 不要徒悔戕身 能於快樂時不忘反面的痛苦  
於痛苦時要求前途安樂 凡事止於知足 於心自安 7. 我輩男子

不可心欺暗室 造成人我雙方悲劇  
卽或買樂娼妓 亦須自求身心安逸

按之過去時代「妾之名詞 在家庭方面說 是不應有而有 在人  
的方面說 是不應爲而爲」御妾得當 或可助役 御妾失當 卽是  
禍水 要之吾人娶妾 皆緣趣存享樂 人之爲妾 實因環境所迫  
吾人如爲求樂而娶妾 則勿因非而生氣 人爲所迫而爲妾 則當自  
憫而安分 設或寵妾難御 心生異志求去者 無妨澈底憫恤善遣以  
去 何必撻辱 自尋煩惱 何爲殘傷 有損生德

吾勸國人「男子能知娶妾之非 則可勿娶 女子能知爲妾之賤  
窮死莫爲」社會少此一個名詞 當可減去無窮之悲劇 小子志在勸人  
再擬小喻 以告有妾諸士

妾似野花 移爲家景 意在美觀 當思正枝理葉 培本養枝 宜

以常法育之 只求適可 勿事過量潤澤 勿自立花於內 致遭同類  
之嫉 勿耀於外 易致狂蝶之侵 及蝶之來 嘗勞於撲 雖云蝶踐  
室花 自身取禍 室主撲蝶傷花 似嫌心近於忍 容蝶踐花 心又  
或有未甘 假如愛花惜蝶 則勿嫌花落室穢 蝶或興盡 自動飛去  
花或凋殘 不引蝶類 設或花爲蝶迷 難期再育 室穢已深 不  
易整潔 此時宜視花室 形同身外之物 與其優容煩惱 不若忍痛  
一割 或置花室外 以償花蝶互願 或棄穢室 另建清居 萬一愛  
花成癖 何妨再換一株「心行自然 永壽易期 主妾守分 家庭卽  
可安樂」人不我信 請看我家事實

1, 伯祖公某之妾 享年九十 傳子四代 終未許家人易去老姨太  
太稱謂 子孫顯達 或有尊稱老太太者 則云老太太已故多年 何

必視我爲死人 自身如此謙抑 極爲家人崇敬 「緣其守分心安  
方克身享大壽」 臨終遺囑 猶命百事從儉

吾父平生以畫自娛 心懷坦白 數十年來 嘗先後重金 分遣三  
妾 以故年近七旬 身猶康健

堂兄某某 亦曾悉舉私蓄 慨贈所寵 遂其所私 彼此往還 餽  
贈如友 惟惜性燥未得大年

小子不德 妄蓄一妾 出自寒家 來承溫育 經十數年之培養  
勉能主饋 「吾之於妾 要以服役爲主 導之家事 以勞其身 視  
同主婦 以重其分 嚴飭家人子弟 各敬其分以拘其心」 我之所  
以如此 只緣妾身本輕 若不趨之使重 家人或至因輕而輕 身分  
愈輕 則愈易自趨下流 我爲妾主者 予彼重視 何異家長置極賤



之花 於極貴之室 花本雖賤 家人必因家長之貴 而亦貴之「凡事慎於逐漸 即可推之於永久」 嫡庶溶合 自無異視 「祖產多寡 受之者我 子女衆多 出之於我人能明乎此義 當無爭產之訟 嫡庶無異一體 何至手足自殘」

素書 安禮章 第六

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  
善積 則致於福 惡積 則致於禍 無善 無惡 則亦無禍福矣 饑，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 李愷之盡地利 越于句踐之十年生聚 漢之平準 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躁，下無疑心。  
躁動無常 喜怒不節 群情猜疑 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

侮下無親輕上無禮近臣不重。遠臣輕之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自疑，不信人

也暗自信，不疑人明枉士，無正友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也曲上，無直下元帝

則弘恭石顯是也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愛人深者，求

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邦將亡者，賢先避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地薄者，大物不產。水

淺者，大魚不游。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此四者

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棄玉取石

者，盲有目與無目者同羊質虎皮者，辱有表無裏與無表同衣不舉領者，倒當上而下走不

視地者，顛當下而上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才不勝任謂之弱。足寒，傷

心。人怨，傷國夫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山將崩者，下先

隳。國將衰者，人先弊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根枯枝朽。人困，

國殘長城之役與汴渠之役與而秦殘而隋殘。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漢武

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行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王之褒妲同之漢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見已生者，慎

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己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慎而弭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路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

不若細心而無動。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

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鍾

有道者非以求福而福自歸之畏禍愈甚無道者務善策者，無惡事。  
而禍愈攻之豈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舜有八元八凱湯有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同仁相憂文王之閔微子

之父師少師周且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同惡相黨商紂之臣億萬盜同愛相來愛財則聚歛之士求

士求之皆情之偏凡有愛者性之蔽也同美相妬女則武后韋庶人蕭良娣是也同智相謀劉備曹操翟讓李密是也

同貴相害勢相軋也同利相忌害相刑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感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六國合縱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耳。同道

相成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詳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李醢之賊扁鵲逢蒙之惡同巧相勝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此乃數之所得

。不可與理違。自同志下皆所行 所可預知 智者知釋己而教人者，逆。

正己而化人者，順。教者以言 化者以道 老子曰 法令滋彰 盜賊多有 教之逆者也 我無為 而民自化 我無欲 而民自朴 化之

順者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天地之道 簡易而 順者 聖人之道 簡

易而已 順日月 而晝夜之 順陰陽而生殺之 順山川 而高下之 此天地之簡易 也 順夷狄而外之 順中國而同之 順君子而爵之 順小人而役之 順善惡而賞罰

之 順九土之宜 而賦歛之 順人倫而序之 此聖人之簡易也 夫烏獲非不力也 執牛之尾 而使之却行 則終日不能步尋丈 及以環桑之枝 貫其鼻 三尺之絢

繫其頸 童子服之 風於大澤 無所不至者 蓋其勢順也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小大不同 其理則一

### 初集付刊贅言

本集所述 純爲正心修身而作 能治家事糾紛 能療戀愛隱憂 能作男女社交方案 能醫一切因慾失眠心疾

素書六篇 理學至明 能導人於無欲而趨有爲 小子家人淪陷軍區

身逢至困 而能忍生不死者 卽是得力此書 繼續讀宋介先生贈論（

爲智識階級進一言） 賴以感化頹廢 從事興奮自生

耶穌嘗說 世界之大 如一牢獄 是說凡爲世人 皆似囚犯 無人

能享真正的快樂 故吾名鄙著爲錯誤者 不獨感到人生如囚 且知

身囚 猶難無錯 吾人處世 若能時時自比罪人 事事自審錯誤

遇人接物 一切責己恕人 何至尤人怨天 苟於一日言行之中 不

求無錯 但求少錯 卽不失爲良善矣 望我君子 不以人微言輕

共諒我衷 助我初續兩集 全稿付印 頌感無量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孟夏初刊

初集克己篇

價目

每册售壹圓  
外埠郵票通用

著作人

卯金一郎

印刷者

北京同懋祥南紙印刷店

臨發  
發行所

北京西單牌樓報子街  
西口甲字四十七號

預約  
經銷處

本發行所  
北京同懋祥南紙印刷店

著 權  
保 留  
請 勿  
翻 印

# 誌謝

著者去歲一病月餘承北京同仁堂舖東 樂鑑秋先生 擬方贈藥幸獲痊愈  
苦無以謝惟聞 先生素抱濟世宗旨二十年來已於各地開設繼仁堂藥號 多處  
以利世人就近購用藥家 藥品除一切丸散膏丹虔遵同仁堂秘方合製外並親自  
監製四時必備開服兼用之靈效丹及時令救急丹 昔曾與其先人 樂舜慕  
先生監制暑藥四寶靈交由同仁堂經銷現均由繼仁堂自行專售每值暑分  
救人極多遇有團體購作公益善施之用者於門市折扣之外仍可特予優待茲將  
繼仁堂藥號各地鋪址介紹於後藉鳴謝悃

北京繼仁堂分設重門牌樓

南

路東電話東局

北

三七六四  
三五六一

濟陽繼仁堂分設

小西關中間

自動電話

四四五八  
五三四八

分號

安東  
營口